“诱导社”《音乐时空》五月刊专访雷霖

sg_transsg_trans(2012-05-20 20:46:50)



1.         最近诱导社刚刚参加了“影响城市之声”的演出，从重组到现在感觉怎么样？乐队已经回到感觉最佳的状态了吗？

还没到达最佳的状态，人都是贪心的，不会有最佳状态，只是相比以前的状态，现在还不错。

2.         最近有再发一张新作的计划吗？

有，新专辑的前期已经录完，现在到了报审和后期混音阶段，本来上张发行的时候我说之后会一年出一张，我食言了，这张发行距上张一年半了，因为我还得花些功夫去挣钱，耽误了。

3.         说说在发行《我想你会在我的怀抱中说声你爱我》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终导致你们解散，和王路的离开是否有什么关系？

因为王路出国了，东西就我一个人编了，我想那不就成个人了？乐队的存在也没什么意义了。

4.         03年的那部纪录片是谁的主意，现在有没有一个新的纪录片计划？

那是我自己做的，我想做一件有始有终的事。

5.         说说解散那几年你的经历吧，从个人单曲到做配乐再到五脊六兽。

03年之前我是有工作的，挣得不多但是自给自足，乐队是02年解散的，我03年初就辞掉了工作，那会也没乐队的负担了，觉得一个人应该饿不死，而且辞职之前工作太累了，每天12个小时倒班，自己的时间很少，只能挤出一点时间做音乐。我03年下半年做完纪录片后，一直也没什么事情，后来朋友有做影视的，就让我去试试做广告、宣传片配乐。再之后我也为个人的音乐谈过大的小的唱片公司，最后也没靠谱起来。在其间我和李海龙（现广告导演）商量想做个虚拟组合，于是我就写了两首歌《五脊六兽》《足球》，但是也没执行了，因为我俩人能力太有限，也没钱。后来诅咒结婚时碰到了方无形，受到了他的撺掇，于是想组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乐队，五脊六兽就当个乐队名称开始用了，其间也演出，也做过一张4首歌的ep，但是老感觉不对，自己又不知道那里不对。其实身边一直有人撺掇我把诱导社再搞起来，但是我一直没弄，当时就是不想弄，不想沾这事儿。后来开始整理自己以前的歌，开始要硬着头皮搞诱导社时碰到了现在的贝司手丘威铭，在和他磨合了4个月以后就开始录制重组以后的第一张专辑《美好时代》。

6.         你是怎么开始给影视做配乐的，这其中有没有值得一说的故事。

那会我的朋友里跟摇滚乐有关的人特少，最多的是做视频的，的那会儿最神的是还写过《热龙舞II》，就是小神龙俱乐部那个节目。

7.         这段经历有没有为你之后的创作提供积极的效果，以后还会继续做吗？

我现在的职业就是音乐制作人，我自己搞了个工作室叫：诱导音乐工作室。新录的专辑有一首歌《钻石》用到了管乐和弦乐，因为费用有限，管乐和大提都是录的真的，弦乐用的是采样。现在因为自己职业的关系，会在诱导社有的歌曲里用到一些另外的乐器，而且我有能力能录真的绝对不用假的。

8.         在你重组诱导社之后五脊六兽还存在吗？以后还会继续活动吗？

五脊六兽已经变回一首歌了。

9.         新的诱导社只有你一个原始成员，并且风格也有很大的变化，依然使用这个名字重组它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诱导社这个牌子再不用就该被遗忘了，那个牌子好使就使那个而已。上一张风格觉得变化大是因为大部分是我以前个人作品整理出来的，个人的痕迹比较重，而且当时与贝司手也没磨合多长时间，但当时那张必须做，不能等！我知道很多事情都是给拖没的，《美好时代》只是标志着这个乐队开始启动，这张新的专辑才是游戏真正开始。

10.      尽管老的诱导社在风格上就比较多变，但是新诱导社的作品还是很让人觉得惊艳的，对于你个人来说这种喜好上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对于我来讲风格就是装修，词曲是地基。我本身自己做乐队喜欢funk，但是也不排除我会用另外的风格来装修我的词曲，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本身就追求的是自由，干嘛又给自己套上框架，又不是干商业的项目，随心所欲点。

11.      那你现在还在听哪些风格的音乐呢？

很偶尔听些新的，有时间时最多听的还是以前喜欢的那些玩意儿。

12.      关于《阿姆斯特丹》这首歌乐迷多少知道一点其中的故事，能在给我们说说当时拒绝出卖版权是怎么考虑的吗？

那个Sp公司嘛，就是感觉没有信任感，对以后的发展也没什么帮助，而且又不是一笔钱到帐，不靠谱，不靠谱的话就不想做。

13.      《美好时代》有一首歌邀请到李媛演唱，说说是怎么合作的吧。

不是邀请，就是合作，很单纯的合作，女孩的声音会让整个专辑柔和一些，这张新唱片她也唱了《我想遇见你》，李媛唱的这版会和张馨予唱的那版电影插曲不一样。

14.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歌词创作依旧保持着足够尖锐和敏感，这些灵感都是怎么获得的？

在这疯狂的现世里生活，自己又比较敏感，而且还会把它整理成词汇谱上曲儿，这就ok了。我的资产还没上亿，也没有把自己以后的小孩变成香蕉人的能力，所以我还会在这里起哄。

15.      对你们的歌迷们说几句吧。

亲爱的宝贝们，现在羊肉都涨到30块一斤了，不要那么鸡贼，鸡贼的习惯会让你学不到挣钱的方式，钱真不是鸡出来的，花点钱来听我讲故事唱歌对你的身心和世界观都会有益的，活的一定要像一个真实的人。

来自过去，通往未来，只是当下寂寞。在裆下当然寂寞，因为你个爷们，还不是同性恋，享受不到在裆下的欢愉，只能体会出在裆下的[《耻辱》](http://ent.qq.com/d/movie/28/27656)

……

先废两句话，这是篇迟到的小笔记，两年前它本应该诞生在文档里，却因种种原因，只留在了心里。是何缘由呢？因为微博大行其道，因为音乐评论沦为笑柄，因为自己的动摇，因为……或许这些都不重要，或许是我也开始怀疑，怀疑自己，大于怀疑时代。现在，我决定不怀疑了，我把话说出来。

第一次听《美好时代》新专辑时，音乐一响鸡皮疙瘩也随着爬满双臂，像委屈的孩子在异乡漂泊多年，忽然有一天听到远处传来自家乡的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呼喊，又温暖又激动，不敢相信，抽自己嘴巴，以为是梦里。

诱导社，在现在，或许已是个陌生的名字。在当年，他们大名鼎鼎，在地下摇滚圈独树一帜。当年的地下摇滚圈意味着什么，别的不讲，起码是众多混主流精英们在体现其与众不同品味时喜欢标榜的一张牌。不过也不用怪谁虚伪，因为主流和边缘的界定一直暧昧而飘忽，而随时间的推移变成不那么重要，直到完全没了边界，天地融合别开生面。

现在或许就是边界最为模糊的时刻，所谓地下云云，不再具有文化优越感。这不是因为主流用钱买通了大家，更重要的是资讯传输的方式较之过去又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互联网，我们先走别打口，再送走CD，接下来，传统纸媒和电视台也岌岌可危。此情此景下，地下文化几乎名存实亡，人们都在迫不及待的换一张脸，更新自己的信息，改变自己的文化结构，以适应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和焦虑感……

别以为地下和这些没有关系，类似03年左右摇滚树村的陨落，一方面碍于拆迁，另一方面也碍于行业的颓败：唱片公司的预算有限，没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职业音乐家们……不过，地下文化最大的价值和意义看起来似乎在于引领和影响，只间接创造经济利润和文化价值。主流通过向地下临摹，然后结合自己熟悉的商业运作手段获得所谓的成功（就是挣钱吧），所以聪明的艺术家或艺术商人都必须有几个混地下文化圈的朋友。不仅是体面，也实用。

那么，诱导社的音乐还是地下音乐吗？窃以为，不仅不地下，而是很主流，只碍于生活价值观单一的国度，这种主流被异化成了边缘。大众不像喜欢[汪峰](http://datalib.ent.qq.com/star/660/index.shtml)([微博](http://t.qq.com/wangfeng06#pref=qqcom.keyword))[许巍](http://datalib.ent.qq.com/star/1347/index.shtml)[崔健](http://datalib.ent.qq.com/star/1204/index.shtml)[谢天笑](http://datalib.ent.qq.com/star/1774/index.shtml)那样喜欢诱导社，因为大众不懂地下的奥妙，作为消费者只期待成品，地下的创意经过主流的修饰。

针对新专辑，音乐形式较之他们的早期风格，还是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所传递的观念信息和精神能量却未曾改变，并愈发坚定、澎湃、凶狠，甚至是深邃。在许多人看来，诱导社的音乐只关注两件事：现实主义和性。我们现在不谈摇滚啊，荷尔蒙啊，反叛啊这些不再时髦的概念，现实主义和性何尝不是人类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换个方式说，现实主义就是励志、存在、生活方式；性就是爱情，或者说浪漫爱情。当它们同时出现，小名有可以叫理想了。这个理想您受得了么，您说这理想多少钱一斤？有人歌里这么蔑视的，文艺的唱过，换到诱导社这不文艺的朋克青年嘴里，就变成了“享受着被X的感觉”。

我其实不太相信一点，比如说，所谓90后的乐迷们会喜欢诱导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和诱导社唱得东西没关系（对吗？）。恰恰的，听颓的，听得不知所措往如隔世的人来自过去。此时，音乐具有怀旧的功能。可除此之外，我坚信，这些作品具有通往未来的魔力。换言之，历史无论怎么翻下去，这些录音质量如今看来并不完美的声音文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人们重新提起。但愿，那不是在更差的时候，也但愿人们更多的当这些声音是音乐，而不是某种工具。

无所谓啊，在人们于巨大的梦境中逐渐醒来时，我和有限的朋友们一起倾听不太与时俱进的诱导社，和其他仅存的来自地下的音乐，喝几杯假威士忌，即便明天还有去上班……

我们或许到死都不会真的了解自己是谁，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认真的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找出答案，知道自己不是谁。

专辑推荐曲目：《美好时代》、《阿姆斯特丹》、《夜里欢》

2012年5月30日

诱导社“我的高潮给了谁”

诱导社乐队成立于97年1月份，成员全部来自北京，分别是主唱/吉他雷霖、贝司手王路和鼓手于巍。 组建时,大家只是为着纯粹用脑子而不是用音符作乐而已。

　　“诱导社”的音乐受“primus”和“红辣椒”的影响颇多（例如：跳动铿锵的贝司、诡异的吉他SOLO等）。在相当一部分作品里，贝司的成分较大。有些听起来好似咬牙切齿一般,有一种嚼蜡似的麻醉感。但除去了PRIMUS式的RAP和部份FUNK成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更PUNK味儿的东西。虽然乐队成员都很年轻，但在音乐上却十分老道，与那些和他们同龄的乐队相比，无论在技术上还是风格上，都有很大不同。主唱雷霖通过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在歌词的创作方面大胆揭露社会以及人性的丑陋阴暗面，并运用肮脏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内心欲望的冲动和对于现实的批判与嘲讽。他们的作品以性为主，涉及政治，揭露、反抗、谐谑，发泄不满，寻求自由。音乐中融合了punk、funk、gothic、grunge等多种音乐元素，不能定义其音乐风格。

　　第一次演出是乐队在97年2月间进行的，在北京的“外星人迪厅”，是场非常糟糕的演出。97年底参加了一场7、8个大学校园乐队的演出，开始崭露头角。之后4年，诱导社乐队参加现场演出无数，但是，“诱导社”并不热中这种被国家特色和人文环境限制了的现场演出。尽管如此，乐队成员还是对演出充满了完美的想象，牛B的演出早晚会由他们带来。

　　98年录制第一张小样《214天和3个呕吐少年》，于年底开始地下发行。99年初签摩登天空一首单曲，在《摩登天空3》（合辑）中发行，名叫《见红》。主唱雷霖参与制作了《摩登天空3》（杂志）的封面。乐队于6月份再版发行《214天和3个呕吐少年》。2000年4月与摩登天空的Badhead音乐工作室签约，包括一张专辑和一张EP。 同年6月份开始录音。2001年3月20号，贝司手王路出国。5月份专辑录音的后期工作完成，开始报批。单曲《脑体下垂运动》收录在乐评人颜峻的新书《内心的噪音》中。现在诱导社乐队演出阵容为，主唱雷霖，吉他手张帆，贝司手梁伟（“妖”乐队贝司手），鼓手于巍。

　　现场演出的成员变了，乐队新的作品风格变了，但没变的是“诱导社”坚定的朋克精神。

乐队访谈   
诱导社里的三个呕吐少年

　　97年的春天，由主唱（吉他）雷霖、贝司手王路、以及鼓手于巍三人组成了“诱导社”乐队。98年11月，乐队地下发行了首张专辑《214天和3个呕吐少年》，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99年3月，乐队著名单曲《见红》被收录于《摩登天空3》合辑。2000年3月“诱导社”乐队与BADHEAD正式签约。  
　　受PRIMUS音乐风格影响的“诱导社”乐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PRIMUS的音乐特点（例如：跳动铿锵的贝司、诡异的吉他SOLO等），但除去了PRIMUS式的RAP和部份FUNK成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更PUNK味儿的东西。主唱雷霖通过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在歌词的创作方面大胆揭露社会以及人性的丑陋阴暗面，并运用肮脏的音乐语言，来表达内心欲望的冲动和对于现实的批判与嘲讽。 5月12日星期五，在位于北京三里屯一带的“拾柒”酒吧里，我利用乐队演出前的一些时间，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采访。

你们是在多大的时候认识的？平时有工作吗？  
于巍：“我们几个是十五、六岁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喝酒，一人能喝五瓶...”“不过现在没戏了，也就两瓶（笑）......”雷霖补充道。  
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雷霖（主唱），以前是学习印刷专业的，王路（贝司）、于巍（鼓手）以前则是学习美发和广告专业的。和许多人一样，他们平时也是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来玩音乐，并且每周一次的固定排练，使他们可以面对各种场合的演出和录音。

希望用音乐来表达什么？为什么给乐队起名叫“诱导社”？音乐创作态度？  
雷霖表示：政治、性以及感情是他要用音乐来表达的东西。而“诱导社”这个名字则是他在高中时期的一个文学社团的名字，当时的心态也主要是出于对教育体制的不甚满意。而对于做音乐的态度，于巍则向我明确表示：“我们做的音乐，就是给自己听的”。

在音乐上对你们帮助最大的人？你们的爱好如何？  
雷霖：“我哥比我大十岁，他很早就开始玩音乐了，所以他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于巍则认为是乐队成员之间的彼此帮助，这种帮助也随时有可能来自于任何人。而王路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是自己的贝司老师以及自己乐队的成员。  
当谈到乐队成员的爱好时，一直沉默寡言的王路说出了他的爱好—打猎，并且希望自己有钱后能够拥有一个狩猎场。喜欢刺激感受的雷霖，则给我讲述了他曾经与同伴驾驶摩托车，以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的速度飞驰在三环路上的惊险经历。

当我问起他们对当今北京的摇滚圈，各种摇滚团体搭帮结派现象的看法时，雷霖无所谓的笑着说：“连社会都是这样，何况这里...”  
如果你准备听“诱导社”音乐的话，那么请你最好拿出你的勇气，随时准备着与他们一起赤裸着呕吐。

主唱：雷霖  
　　在漆黑的夜中，让我找到了我的同志，酒精散发在我的毛孔中。在生活中总有被操的感觉，还有我老是倒立着望着社会，望着人民，我们的风格一直在变，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我想搞你的下部，要感觉脑体的空旷，可能是生活在社会中像摆动的猫头鹰一样，但我的耳边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应该直视这个社会，我已不是那个18岁的呕吐少年，18岁的惊恐离开了生活，快感地射了出去，凝固在我的门上，不再有腥味。其实我还依恋上回的升华。在肮脏的新疆村的公共厕所中呕吐，在头部贴在裸体墙上，在清晨醒来，拉开窗帘，无法目视窗外的蓝天，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暴力倾向，我的同志精神与我共同从上飞向灯光，在下面乱唱。

鼓手：于巍  
　　我们有时在窗外望着大家，有时又乐意与大家共舞。周围的人对我们会横加指责，也会在我们绯红的脸颊上轻快地一吻。矛盾是我们的，亦是大家的源泉和动力，就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你祈祷，不如去死！承蒙大家透过通红的眼睛关注我们，不论那是好奇的或是鄙夷的，我们只想保持内心，改变生活。只想闭上眼睛，用头脑观察世界。也感谢3年以来许多支持我们的朋友，这就是特效的凡士林油，使我狠毒起来更加游刃有余。我们的作风都是一贯的，留住状态，开始内心旅程，改变只能使我们更加强硬！  
　　乐队成立是羊肉和啤酒把我们粘合在一起，这些回忆，3个人想起来都会相视而笑！这些对我们，甚至对大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家的感觉都是丰富的，对音乐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心态去对待就会有种亲近的快感，如果它不是淋漓尽致的，那我们做得还不够。  
　　最后感谢卓别林，感谢克林顿，感谢日本女郎，他们让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及富有变化，这需要大家拿出更多、更大的勇气来锻炼自己的承受力。

贝司：王路  
　　让我们对老逼们都加以关怀，好让他们也多些气质。你好，我们的心肝，你认识许丹丹吗？我们是“诱导社”。每当我们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脸上带着与靠饰演荡女而一炮走红的女明星同一种浓妆的贤妻们，大家都应站在可以拐卖妇女的立场，是他们在搞同性恋，也是他们找一头驴奸污了五六十年代，而且那头驴还在怪叫。 回到我们的立场上，如今谁还希望天下平静呢？Primus固然凶狠，但它身上散发着海带气味也只有他们做出了镜子，照出了下流的幽默的灯光。大家对于一个音乐的看法有时的眼光是遥远的有时却是暧昧，它含着几分娇滴滴般的凶狠这就是我们的认同。假如让所有的摇滚评论给你迸发出火花，那它就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精液做的，它软绵绵的，充满着骄傲感。 乐队的大部分作品如今已制成小样，它也是一种陶醉感的丧失。记得以前歌曲的论调就是一个女人的下半身，现在大家还要往它的身上打强光，一切都是一步步，慢慢来，我们还要用扑克牌和酒杯做它的两只脚，然后再用几根线牵着她走到秋千旁，扶她上去。请记住，如今他人的脸，扭曲的庄稼汉，别的小孩浴室里的猴子在那些歌曲或许有他们的影子，如果在大家获得平静是最大的奢望。  
　　乐队每首歌曲创作本身，轻松创作。有时一首歌曲能编到几个月，一件乐器能去尽量描写一件事，它费了很多时间，作为乐队的成员们也对它勿庸置疑。

1997年1月，诱导社正式成立，成员分别是主唱/吉他雷霖、贝司手王路和鼓手于巍。  
1997年2月，在北京的“外星人迪厅”第一次演出。  
1998年底，地下发行第一张小样专辑《214天和3个呕吐少年》。  
1999年初，在《摩登天空3》中发表首支正式单曲“见红”，大受好评。  
1999年6月，在地下再版发行小样专辑《214天和3个呕吐少年》。  
2000年4月，与摩登天空的Badhead音乐工作室签约一张专辑和一张EP。  
2000年6月，开始为第一张专辑录音，制作人为丰江舟。  
2001年3月，贝司手王路出国。临时演出阵容